

乱炖

□ 蜀水巴人

乱炖这个菜，菜名很特别。好好一个炖菜，干嘛非得冠之以“乱”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一头雾水。可是，对于东北人而言，只要一说乱炖，几乎老少皆知，而且立马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对于另外一些不解菜名释义的人们而言，真正一尝乱炖，便觉得一个“乱”字，实实在在是冤枉了一道好菜。

细细搜寻起来，乱炖并不是东北所特有。河北、天津一带早先常吃的熬杂鱼贴饼子，实际就是亦菜亦饭的乱炖。贴在锅边儿的一溜儿贴饼子，虽然拍上去的是玉米面儿，但咕嘟咕嘟一番炖下来，玉米饼子吸饱了菜汁儿，而贴饼子外皮儿又在锅口炙得焦黄，吃起来酥脆喷香。虾米皮儿熬白菜，据说曾经是老北京上待姑奶奶的美味儿。老舍先生宴客，拿它上席，且隆重推崇，“这个好，这个好。”

比较靠南边儿的广东人，爱吃又会吃。他们的餐桌上见不见乱炖？先别抬杠，姑且看一看老广们的煲汤罐子：沙参、红枣、人参、陈皮、玉米、猪骨、老鸡、海带、莲藕……许许多多的东西，像“开会”一样聚于一罐之中，大火开，文火炖，烟气袅袅地一煲就是几个小时。老火靓汤，广东老饕们碎碎念的这一口，其实是七七八八乱炖而成的美味儿。

早年全聚德的首任老掌柜杨全仁，在北京前门外盘下干果铺子卖烤鸭。买卖

火了以后，他针对街上拉洋车的和扛大包的苦力，专卖一种杂合菜，用鸭油碎鸭架熬大白菜，菜里掺和一点儿肉星星油星星，几个大子儿一碗。这种乱炖，再配上几个火烧，稀里哗啦下肚，走得起长路，干得了重活儿，抗饿。

菜名扯上一个“乱”字，一是指型——外形上不像单炒那么规整、好看；一是指内容——荤的、素的、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……统统能够炖于一锅之中。查一查“乱”字的释义，其中有“混杂”之解。且拿东北乱炖来说，五花肉、大土豆、长豆角、玉米棒、胡萝卜等等，热热闹闹炖在大铁锅里，想给菜起一个“正经”名字，应该叫它什么？炖这个、炖那个？都有遗漏，都不妥，似乎唯有一个“乱”字，才够豪横，才能够招呼得面面俱到。

最有名气的乱炖，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美国爆火，它和李鸿章有关。1896年8月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访美，当时的《纽约晨报》以“李鸿章的大厨在华尔道夫所做的奇怪菜肴”为题，刊登了记者给命名的“李鸿章杂碎”。英文那点儿词汇远没有汉语词汇丰富多彩，李鸿章的“乱炖”食谱，就被弄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不雅的菜名。其实，作为皖人的李鸿章，只是让所带的厨子做了一碗“合肥乱炖”而已。名士张伯驹曾经对此事有过一段评论：“李鸿章杂烩一菜，驰名国外。凡

在欧美中国餐馆，莫不有此菜。而外人就餐者，亦必食此一菜。菜，凡合肥土族，皆能制。其法：用鸡蛋皮丝、鸡丝、海参丝、海带丝、洋粉、黄花菜、木耳、鱼丸子（切半）合于一碗，以鸡汤口蘑蒸之。”从头看至尾，“合肥”杂烩食材众多，烩于一碗，称作乱炖，实无不妥。

大馆子里有没有乱炖？当然有！北京的砂锅居做猪肉菜比较有名，在早是旗人的最爱。砂锅白肉是它的招牌菜，进店客人没有不点的。其中有一道炖吊子，猪肠、心肺肚儿，再加上冻豆腐，搁进砂锅里，不紧不慢地炖起来。吃的时候，加姜丝、胡椒粉。大冬天，有这么一份“锅子菜”，热乎暖身，多下两碗饭不成问题。

作为北方的旅游城市，大同照样缺不了乱炖。土豆、倭瓜、玉米，肥三瘦七猪五花“开道”，炝锅慢火炖起来，肉酥菜绵，待客拿出手，自吃暖心暖胃。看了这份“乱炖”的内容，恐怕有人会“挑理儿”——嗯，白菜呢、豆腐呢、粉条呢、豆角呢……哎呀呀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林林总总说到底，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！



雨润，风软，春将至



□ 管淑平

雨水节气，总给人一种亲近的低调之感，低调中又蕴含着一种伟大和无私。仿佛，只是望见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；仿佛，只是听见清脆的雨声，滴滴答答、松松散散地淋在树叶、花草的身上，就连它落在泥土的痕迹也透着一种美感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，有关雨水的文献记载并不是很多，以至于让人觉得雨水节气像是一个轻飘飘的梦一样，如雾似纱。也许，是因为古人所选取的节令意象实在太过平常，竟让我差点忽略了它的存在。然而，平常的东西，总是弥足珍贵的，有时就是维系一种关系的重要条件，就如同我们时时刻刻要呼吸，我们累了要休息、渴了要喝水，而雨露的伟大正好在于此。

据《月令七十二侯集解》记载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可见，“水”和“木”是春天来临的一种意象和标志。其实，它们并不仅仅是自然界中一种简单的物象，还是古人智慧思想的体现。按照“五行”学说所讲，“水”与“木”是一种相生关系。没有水，草木就很难破土发芽生长；没有草木的返青和丰茂，那么春天也就大大失色，不能称之为春天了。冬尽，春来，夏往，秋续，无不显示着时间和生命的轮回，而我们从古人干练、深邃的哲学思想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和启迪，足以慰藉我们渺小的生命。

雨水节气的雨，是带着一种希望的雨。在南方，每到雨水节气，一般是可以见到一两场绵绵小雨的。而在北方，从立春到雨水，还需要承受冬日之寒，下雨似乎成为了一种期待。然而，对于油菜、冬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，适宜的降水就显得特别重要。倘若，这时有一场及时雨，那么麦苗青青的春天也就成了一种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“雨水到来地解冻，化一层来耙一层。”春节已过，淳朴的农人不敢一心思沉浸在欢乐的节日里，选种、春耕翻地，浇返青水、施肥等春播春种工作需紧张有序地进行开来。同时，雨水节气，天气时寒时暖，还需要精心春管，防止冻害发生，于是就有了“雨水节，种田老汉不能歇”的说法。

雨水时节是万物生发的季节，也是调养脾胃的最好时机，吃一些诸如鲫鱼、胡萝卜、山药、小米之类的食物，以达到健脾化湿的目的。又因为“春困秋乏”，要做到“早卧早起，广步于庭”，坚持体育锻炼，促进大脑供氧。同时，针对气温骤然下降形成的“倒春寒”现象，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

因为雨水的润泽，二月的每个月都饱满了起来。若说立春叩响了春的门扉，雨水则打开了春之大门，相信等不了多久，一个风情万种的春天就要向我们走来了。

怀念诗人钟声扬

□ 端阳生

公元2009年岁尾，华北大地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覆盖，“北国诗魂”钟声扬同志逝世。斯人已去十余载，其音容、其诗文却常在笔者心中浮现。

钟声扬，山西灵丘人，山西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广灵县工作。1974年深秋，正在工地上和农民一起兴修水利的他，无意中看到一张纸质已经发黄的《雁北报》，报纸上刊登了一作者用240行短句报道了平鲁县三层洞引水上工地，唱出了颂扬抗日女英雄李林的歌声，激发了他用诗歌形式书写李林英雄事迹的想法。之后的几年里，他用10章600节、每节8行字的押韵诗文，完成了长篇诗体小说《月魂》。钟声扬的名字由此出现在洪涛山巅、桑干河畔，出现在福州、厦门，出现在东南亚各地，出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六国。

钟声扬生前曾对朋友说：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拐了一个弯，从公社干部拐到诗歌创作，从东雁北拐到了西雁北。工作调动后，他担任了朔州建市后的第一任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，担任了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、山西省散文诗学会主席，创办了朔

州市第一份文学刊物《朔风》，主办了中国散文诗学会朔州年会，有力地推动了朔州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文艺人才的成长。1993年，他当选为朔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继续倾力推动文学发展，为朔州改革和建设加油助力。退休后，他担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，主持编撰出版《朔州通史》《朔州民间文化》《朔州古诗选》等典籍，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。2009年9月，他被授予朔州“建市20年杰出人物”。夙兴夜寐，积劳成疾，钟声扬同志于2009年11月10日病逝于朔州。朔州市各界代表悲悼“北国诗魂”，漫天大雪为他送行。

钟声扬长期坚持业余写作，在长诗和散文诗创作方面成就斐然、建树超群。主要作品有：现代格律体长诗“灵魂三部曲”《月魂》《花魂》《国魂》；长篇散文诗小说“爱情三部曲”《初潮》《晚风》《细雨》；长篇情节系列散文诗《梦影》；自由体抒情短诗集《少年小夜曲》；时政体短诗集《浪漫春秋谣》；哲理散文诗《星谱》；散文诗理论《散文诗论稿》等。他的作品

思想深邃、清新质朴、刚健有力，被延安时期的著名诗人艾青誉为“诗坛才子”“北国诗魂”。当代另一著名诗人贺敬之，高度评价其代表作“灵魂三部曲”是“灵魂的钟声”“民族之魂，人民之魂，共产党人之魂”。

钟声扬同志一生都在“为时代和人民放歌”，并躬身实践“以文弘业、以文培元，以文立心、以文铸魂”，在朔州大地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力。

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号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，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。朔州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历史文化悠久，地域特色鲜明。既有古代名将尉迟恭、张辽等地方名片，又有李林、王零余（王老虎）、王尚志、林龙（林妈妈）、蒙蔚等革命先烈的红色血脉，还有当代誉满全国的文化名人钟声扬，是一个武胜文强的城市。可惜，那面洪亮的大钟已经远去……

欣逢盛世，他那荡气回肠的声音，一定还在时代的天空中飘扬。

雨水时节

□ 古月秋心

东风解冻。觉悟的残雪
流淌出感恩之泪
瘦柳垂钓溪流的体温
鸿雁用北迁的传书
为季节的封面盖上邮戳
不染悲欢。山水调好琴弦
草木举起嫩绿的请柬

打探春耕的消息，雨水泅渡
大地体内的水分和温暖
濡湿的讯息里
麦苗卖萌，桃杏含笑
鸟儿用清唱说出心中的爱
二月姹紫嫣红
奏响春天的乐章

